

第1章

趙晴希穿著一身灰色的粗布衣裙，活似古裝劇裡的村姑，此時她人被關在一間簡陋的茅屋裡，從窗子望出去，能看到好幾個古人站在外頭，她知道自己這是穿越了，穿越就算了，糟糕的是她居然穿成了河神的祭品，茅屋外的那幾個村民，就是為了防止她逃跑在看守她，等著明天河神娶妻的祭典上將她獻給河神，讓她真想抱頭吶喊，有比她更慘的穿越嗎！

也因為擁有原主的記憶，趙晴希知道她穿來歷史上沒有記載的南風國，而這個村子叫梅來村，是四胡縣裡一個窮困的小村莊，每年一有風災，也就是颱風，就會鬧水災，村民的生活苦不堪言，加上迷信無知，他們竟求助於河神，連辦了兩年的河神祭典，每個月都獻上一名閨女。她只要一想到那些當祭品的新娘都沉入河底化為白骨了，便不由得打起冷顫，她才不想被當成祭品丟入河裡淹死，對這種殘酷的祭典也是氣憤的，她想阻止村民們繼續這種荒唐無知的殺人行為。

趙晴希的父親在她國小就過世了，他是名警察，逮捕過許多壞人，是她最崇拜的人，所以她從小就很有正義感，也立志像父親一樣當個英勇的警察。

辛苦將她撫養長大的母親，雖然認為女孩子當警察太危險了，但知道她是想繼承父親的遺志，一路上也很鼓勵她，可惜她考上警大沒多久，母親便因為太過操勞病逝了，但個性開朗的她仍努力朝著目標前進，讀完警大，在基層待上幾年後，追隨父親的腳步進入刑事組，跟著前輩們一起辦案，替無辜枉死的受害者伸冤。

趙晴希穿越前最後的記憶是她在追捕某個犯了兩起殺人罪的兇嫌，兇嫌抓了民眾當人質，為了救出人質，她和一名前輩分工合作，由前輩引開兇嫌的注意力，她再出手相救，沒想到兇嫌另有幫手，從背後偷襲她，她就這麼和父親一樣死在嫌犯手中……

她摸了摸後腦杓的腫包，還泛著疼，原主就是不想被當成祭品才會逃跑，豈料摔了一跤，就這麼撞到頭死了，她因而穿到她的身上。

也因為這樣，村長命令村民們在外頭看守，將門鎖得緊緊的，連送吃的來都不會開門，只從釘有木條的小窗子的縫隙扔進來，對她防備得很。

不過她是不會放棄的，等她逃走後，她還要找官府拯救這個迷信的村莊！

趙晴希靠近窗子，看著幾個看守的村民，目光定在其中一位離她最近的男人身上，有原主記憶的她，很快知道這位大叔平常對她還不錯。

她可憐兮兮的朝他喊道：「洪大叔，放了我好不好，我上有爹娘要養，下有弟妹……」

「晴丫頭，妳是撞昏頭了嗎？妳爹娘早就死了，妳也沒有弟妹。」洪大叔一副她腦袋壞了的模樣瞅著她。

趙晴希想了想，還真的是，原主叫趙晴，今年二十歲，幾年前爹娘相繼染病過世後就成了孤兒，婚事也沒人安排，平日都是自己種野菜養活自己，過得很刻苦。

「那我爹娘死了，我更是孤苦無依的孤兒啊，我不想死……」

洪大叔心地不壞，也覺得她可憐，但也只能無奈的勸道：「晴丫頭，妳是河神大人選出來的，妳就認命吧，要不河神大人大怒，下次發洪水會死更多人的。妳這丫頭命苦，跟在河神大人身邊享福也是件好事……」

趙晴希雙手捉著木條，繼續說服道：「洪大叔，這世上並沒有河神！我被扔進河裡會淹死的，那些被當祭品的女人早就都死了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洪大叔臉色一變，斥責道：「妳別再說這種對河神大人不敬的話，會受到懲罰的！」她仍不死心的道：「洪大叔，難道你不覺得那些當祭品的女人很可憐嗎？在我之後還會有人犧牲吧，到底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？大叔，你不是也有個女兒嗎？她今年十歲，等過了五年……」

洪大叔臉色一變，「閉嘴，別再說了！我再幫妳拿顆饅頭和水，妳多吃點。」

「洪大叔……」趙晴希還想叫住他，卻見他頭也不回的往前走，她看向其他人，他們心虛的瞥了她一眼後便轉過頭，沒人靠近她。

趙晴希不禁一嘆，這些村民既可憐又可恨，明明知道送給河神的祭品只有死路一條，卻害怕得不敢抵抗，但她可不是逆來順受的性子，她才不想穿越重生後又慘遭淹死，她想活著！

她再次試著想打開門，從她被關在這裡之後，她已經試過好幾次了，但大門真的被鎖死了打不開，茅屋裡頭她也都仔細看過了，沒有其他出入口，她完全逃不出去。

不，她一定要逃走！趙晴希眸底迸出堅定的光芒。

明天她會被用來祭拜河神，到時村民們勢必得將她帶出去，她再趁那個時候想辦法開溜好了，這些村民們手無寸鐵的又沒有槍，憑她的身手，她才不怕打不過他們。

趙晴希在心裡做好了盤算，接著便盤腿坐在地上，閉目養神。

梅來村長年水患，村民們普遍過得不富裕，但幸好地處通往幾個大縣城的要道，平日總會有許多旅人、商隊經過，村民們靠著擺攤做生意或者開旅店，勉強能維持生計。

悅來客棧是梅來村裡最好的客棧，稱不上富麗堂皇，但建了兩層樓，還掛著大招牌，看起來還頗有大客棧的氣勢，住客幾乎都是外地人。

此時，在悅來客棧的二樓，有個身形頑長、穿著青袍的男人負手而立，從二樓的窗子俯看著下方的市集，那張清俊好看的臉面無表情，一雙冰冷的眼眸波瀾不興。

「大人，屬下查到了。」

聽到背後傳來聲音，男人徐緩的轉過身，微微掀唇，「說吧。」

去打聽消息的有一行人，為首的護衛畢恭畢敬的道：「大人，被捉的姑娘叫趙晴，是村裡無父無母的孤女，被關在西邊的一間茅屋裡，外頭有好幾個人看守著，打算明天已時拿她祭河神，還有，祭祀的地點也找到了，據說村民都會把祭品迷暈後放在小舟上，順水流入一個洞穴裡，那個洞穴據說就是河神住的地方……」說著他從懷裡取出一張地圖，向前呈上。

青袍男子名叫嚴官泓，是當今皇上冊封的欽差大人，專門查辦像河神娶妻這種怪力亂神的案件，他接過了地圖，攤開在桌上仔細的看著。

護衛又道：「大人，這梅來村很愛賺外地人的錢，卻很有防心，明著問這河神祭典的事，村民們都是一概否認的，不過屬下遇到一位大嬸，她的女兒在一年前被挑中成為祭品，她至今對這件事仍頗有怨恨，才能打聽出一些事來。」

「大嬸說，這祭典已經持續兩年了，是由當地的地保王員外主持，王員外是前兩年來赴任的，他來了沒多久，便找來法師說是河神大怒，村子裡才會常常發生洪水，必須辦祭典才會平息。村民以他馬首是瞻，對他的話深信不疑，尤其是村長，對王員外可巴結了，而河神住的山洞很神祕，聽大嬸說，連村民們都不敢隨意進去，就怕冒犯了河神。」

嚴官泓聽完，冷嗤一聲，他犀利的盯著地圖上的那個洞穴道：「我倒要看看這洞穴裡藏有什麼祕密，拆穿河神的真面目。」

這個河神娶妻的案子是他臨時接的，有個官員的女兒一個月前在這村莊裡失蹤，說起來是件不光彩的事，那個官員千金和長工私奔卻不幸失蹤，長工跑回去求救，口口聲聲說那千金是被村民當成祭品獻給河神。

官員起初不相信，但又覺得長工沒有理由騙他，於是他們先是找上四胡縣的縣令求助，卻被縣令斥為無稽之談，那官員只是個九品按察使司獄，官階比縣令小，也不敢如何，只好親自到村莊裡找人，可惜都沒有下落，卻也感覺到這村子帶有古怪，村民像在隱瞞著什麼，後來是聽說他專門查辦這種離奇的案件，特別拜託他幫忙。

人命關天，又剛好嚴官泓手上沒別的案子，便應承了。

花了幾天時間，他們一行人在三天前快馬來到梅來村，佯裝商人住進悅來客棧，嚴官泓讓手下分頭調查，終於打聽出有用的消息。

梅來村地屬偏遠，縣令管不著那麼遠的地方，都是由當地地保充當村民和縣府溝通的橋梁，看來那個王員外大有問題，風災水患不如實稟報縣府，竟迷信的找來法師舉辦祭典，這是太過愚蠢，還是背後有什麼陰謀？

嚴官泓是辦過許多詭異離奇的案子，但他從不相信怪力亂神之事，而且最後他也都證明是人為操作，人心反倒比妖魔更可怕。

幸運的是，明天就是一個月一次的河神祭典，這會兒查到祭典時辰和河神洞穴的地點，他趕得上救出準備當祭品的姑娘，先前的祭品或許都不在人世了，連那位官員千金存活的機會也相當渺茫，不過能救一個算一個。

嚴官泓對屬下吩咐道：「時間不多了，我們必須馬上找到這個洞穴，弄清楚洞穴裡藏有什麼，查探有沒有活口，一定要避免打草驚蛇，待明天祭典開始，人被送進洞穴後，再一舉把姑娘救出來，將所有涉案的人都一網打盡，來個人獸俱獲。」

「是！」

嚴官泓細看著地圖，思索後道：「看來要進這洞穴得泅水，我也一塊去。」

「大人，這太危險了！」

「是啊，也不知道洞穴裡面有什麼……」護衛們急忙反對。

「身為欽差大人還怕什麼危險，別說了，快去準備！」嚴官泓沉聲道。

護衛們聽了，不敢再多說，退了下去。

嚴家代代為官，尤其嚴官泓的祖父和父親在大理寺擔任大理寺卿，可說是深受皇上的重用，到了他這一代，皇上也有意讓他傳承父職，可是他卻拒絕了，只想查辦像河神娶妻這樣光怪陸離的案件，皇上拗不過他，只好順他的意，封他為欽差。

嚴官泓會對怪奇案件如此執著，全因為在嚴家有個男丁活不過三十歲的可怕毒咒，在這三年內，他的大哥和兩名堂哥都在滿三十的前夕意外身亡，且至今仍查不到原因，成為懸案，而今年他已二十九，再三個月就滿三十了，他是下一個被詛咒的人……

他向來不信邪，篤信證據辦案，會請求皇上讓他調查這些奇怪的案件，也是因為他想解開那個毒咒之謎，他深信只要解開各種離奇難破的案子，總有一天，他也一定能提出藏在那毒咒之下，真正殺害他三名兄長的兇手。

趙晴希原本決定趁著隔天一早村民們將她帶出茅屋之際，伺機打倒他們逃走，但她忘了一件事，原主平常只吃野菜裹腹，瘦得不成樣，壓根沒有力氣，她揮出的拳頭都成了繡花拳，跑沒

幾步就氣喘吁吁，很快就被捉個正著。

接著，她被餵了藥，期間她雖拚命的掙扎，卻敵不過捉住她的大嬸們的力道被強行灌藥，沒多久便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識。

等她有知覺時，彷彿睡了一頓好久好久的覺，她先是感覺到光芒，陽光熾熱的曬在她身上，讓她覺得好熱，接著她發現一件奇怪的事，她的眼前依然一片黑，什麼都看不到，她的眼皮沉重得睜不開，四肢也動不了，整個人昏昏沉沉的，是她體內的藥效還沒全退嗎？

當雙眼看不見時，四周的聲音便變得格外清晰，趙晴希聽到風聲、水聲、鳥叫聲，還有她聽不懂的語言，疑似是法師在唸經。

祭典已經開始了？

「河神大人，請保佑梅來村所有村民平安……」

趙晴希看不到，卻可以想像村民跪拜河神高呼的畫面，覺得真是愚昧迷信至極，他們全成了害這些無辜女子枉死的幫兇。

儀式過後，村長放聲高喊道：「放舟！」

聽到這句話，趙晴希這才意識到自己是躺在一艘小舟上，小舟順著水流往前動了起來，速度並不快，但因為她什麼都看不見，恐懼因此又放大了幾分。

她在心中命令自己快點動起來，偏偏手腳不聽使喚，只能半睜開眼，視線卻有些模糊，她隨即又閉上眼。

一會兒，她的手腳終於可以動了，不過離藥效完全退去還需要一點時間，她還沒有力氣從小舟上爬起來，依舊只能躺著。

小舟順著水流繼續往前移動，當趙晴希再次睜開眼時，她能看清楚四周了，此時小舟順著水流進入一個洞穴裡，很快又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。

趙晴希感覺到四周瀰漫著一股陰冷的氣息，比起洞外，氣溫下降了許多，鼻息間嗅到陰冷潮溼的氣味，令人覺得不舒服，洞穴裡有蝙蝠、蟲子，以及不知名的生物生存著，她不時聽到振翅聲和許多奇怪的聲響，還有什麼東西爬過她的手指，她忍住不尖叫出聲，逼迫自己冷靜下來。終於，她體內的藥效都退去了，她馬上坐了起來，做出防備的姿勢，但是動作又不敢太大，就怕會翻船。

這艘小舟到底會漂到何處呢？

趙晴希感到惶然無助，她只能待在舟上什麼都做不了嗎？

沒多久，她注意到前方有光亮，進而發現石壁上每隔幾尺便放置了一盞燈，她也看清了身上的衣著，原來她穿著一件大紅嫁衣，難怪她會覺得爬起身時有種沉重的感覺。

這根本就是喪服吧！趙晴希厭惡的脫下嫁衣，幸好裡頭還穿著她原本的衣裳。

隨著小舟又往前移動，她終於看到山洞的盡頭了，在那兒有幾道人影，那究竟是人是鬼呀？

不管如何，趙晴希都不想被載往那裡，真的成為祭品，天無絕人之路，她一定要逃走才行！可是這艘是順著水流前行的，她不可能往反方向划，要怎麼逃？

看來……只能那麼做了！

她早在能視物時就快速仔細的觀察過四周環境，兩旁山壁都有凸出來的石塊，要跳到上面是可行的，在山壁上還有著大小不一的洞穴，她想她可以藉由這些洞穴通往外面。

趙晴希不浪費時間，看準距離，她拎起裙襬一跳，剛好跳到凸出的石塊上，一轉身，她就見小

舟很快地順水往前流，她則背部貼著山壁走，慢慢進入距離最近的小洞穴裡。

她原本以為小洞穴裡也會是一片烏漆抹黑的，沒想到竟是別有洞天，這個山洞被人徹底開鑿過，可以連接到其他洞穴，山壁上都掛著燈，不怕看不到路，她索性取起其中一盞燈。

趙晴希怕迷路，另一手還拿起石頭在山壁上做記號，在洞穴裡鑽啊鑽，近距離的看著那艘小舟漂到了岸邊，有幾個人盯著小舟看，大驚失色的嚷嚷著她人不見了。

她看清楚了，那不是鬼，是梅來村村民！這是怎麼回事？難不成是村民扮演河神的？

趙晴希才不想被捉到，立刻往反方向逃，當經過一個很大的房間時，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這房間也建得太華麗了吧，就像皇宮一樣富麗堂皇，這得花上多少錢啊？

不過……那是什麼？

她疑似看到了手銬和血跡，可是她沒時間確認，因為另一端已經有人追來了，她背貼著山壁躲了起來，看到他們跑走才鬆了口氣，卻也一時不察碰觸到機關，山壁登時裂開一道縫，她掉了進去。

「痛死了……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趙晴希揉揉摔疼的屁股，當她抬起頭看清四周的景象時，不禁倒抽一口氣。

那是一大片的花田，一朵一朵桃紅的花豔麗的綻放著，她從沒見過這種花，而且很香，散發出幾近妖媚的香氣，香氣裡似乎還夾著一股味道……

趙晴希急忙摀住鼻，是腐臭味，她往花叢裡察看，在看到一地散落的白骨時嚇了一跳，跳往另一端也見到白骨，整個人瞬間發毛，不過她跟前輩們去過兇殺現場，也看過法醫驗屍，所以很快就沉住氣。

這個地方有問題！

她憑著當刑警的本能，仔細搜尋起這一片花田，很快地，她發現還有幾具骨骸以及已經腐爛的屍體。

這些屍體該不會就是被當成祭品枉死的女人們吧？

趙晴希想到她在洞穴裡看到的村民，還有在剛剛那個房間裡看到手銬和血，她更加堅信，這河神祭典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內情。

她同時也發現，在腐爛成塊的屍體旁開的花異常鮮豔，這些屍塊就像是成為這些花的養分……

一冒出這個想法，她全身的雞皮疙瘩都站了起來。

天啊，她差點成為這些腐肉之一！

在腐屍裡，只有一具屍體是完整的，才剛要開始腐爛，尋常大熱天屍體早就腐爛生蛆了，趙晴希心想大概是這洞穴裡的氣溫偏冷，屍體不易腐壞，她推測這具屍體的死亡時間約半個月至一個月。

她再看向其他幾具白骨和腐爛的屍體，雖然她不是專業的法醫，但憑著一年來的經驗，她推斷得出這幾具屍體的死亡時間都不一樣，相隔了一段時間，這代表這些祭品是按照順序死亡的嗎？只要有新的祭品出現，舊的祭品就會死去？

如果她的推斷沒錯，那麼這具已經死亡至少半個月的屍體，或許就是上一個祭品，那個從外地來的千金小姐。

趙晴希和原主的記憶同步，知道在一個月前，村子裡來了一名外地姑娘，聽說是個住在悅來客棧裡，出手大方的千金小姐，若是在一個月前成為祭品死去，這具屍首極有可能是她……

不過，當她彎下身仔細察看這具屍體後，否定了這個猜臆。

因為她發現這具屍體沒有耳洞，指甲也剪得短短的，不像個養尊處優的千金小姐，她還在死者掌心發現明顯的繭，那是長年幹活的最好證明，所以這不是那位千金小姐的屍首。

那麼，那個千金小姐人呢？她是不是還活著呢？倘若她還活著，她會在哪裡？會在這山洞裡嗎？趙晴希思考著。

這具屍首上頭有各種受虐的傷口，這說明祭品很有可能不會馬上死去，所以那位千金小姐或許還活著，只是被藏在某處……

趙晴希望向四周，一股出於刑警的直覺，讓她認為那位千金小姐有可能在這個山洞裡，但究竟是在哪兒呢？

「姑娘，妳在哪裡？若妳有聽到就發出聲音，我會救妳出去的！請告訴我妳在哪裡？」趙晴希敲打四周的山壁。

她是因為山壁裡的機關誤打誤撞進來的，她想那位千金小姐或許就被藏在某個機關裡。

砰、砰……

雖然聲音很微弱，但趙晴希確實聽到敲打聲傳來，她很快循著聲音來源跑去，卻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。

趙晴希靜止不動，接著又聽到輕輕的砰的一聲，她倏地睜大眼眸。

「妳在裡面嗎？妳撐著點，我馬上救妳出去！」

她拍打山壁想找出機關，卻愕然發現這不是山壁，反倒像是用木板做的隔間，敲下去是空心的，她更加確定裡面藏了人，可是門在哪裡呢？

「在這裡！居然跑來這裡了，快！快捉住她！」

毫無預警的，另一邊山壁被打開了，好幾個村民衝進來要捉趙晴希，她只好先往她掉進來的方向跑去。

「快！追！」

要是以往，趙晴希自恃腳力好，肯定能甩開追兵，但是現在，她實在很痛恨這副跑沒幾步便腿軟的身體，很快就被追到了。

她試圖反擊，偏偏是繡花拳頭，又沒力氣使出過肩摔，打沒幾下，被其中一個村民從背後捉住頭髮，感覺頭皮要被撕裂了，她痛得眼淚都快掉下來，惡狠狠的罵道：「混帳王八蛋！快放開我！」

「臭丫頭，不乖乖當祭品居然還想逃！讓我們一群人疲於奔命的找妳！」其中一人走到她面前，兇惡罵道。

趙晴希認出了這個人是在她剛穿越來時威嚇她不准逃，還命令村民看守她的梅來村村長，她怒不可遏的道：「村長，是你！你居然謀害自己的村民，演出這河神娶妻的騙局！先讓祭品順水載來這個山洞後再將人凌虐至死，最後將屍體拿來做那些花的肥料，你們這些人簡直是喪心病狂！」

村長聽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，祭典結束後他就趕來山洞裡接祭品，沒想到人不見了，舟上只剩一件嫁衣，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捉到人，卻不想被她知道那麼多事，看到了這一片花田。

其他村民表情也都相當錯愕。「這是怎麼回事？以往下的藥都夠重，讓我們好辦事，這次怎麼那麼早醒來，又被她逃走，找到這個地方？」

村長咬牙哼道：「看到了無所謂，反正最後都會死，她出不去的。好了，快點把她帶進房裡關著，看好她，我們還得為晚上的洞房花燭夜做準備呢，可不能再有差錯了。」他死瞪著趙晴希警告道：「臭丫頭，妳別想再耍花樣，乖一點，讓主子開心點，才不會死得太快！」

趙晴希聽出所謂的河神大人是他們的主子扮演的，但她此時無暇追問或猜測那個主子是誰，她只知道她不僅救不了那位千金小姐，她的小命也難保，真過了洞房花燭夜，她一定會死的！

她死命掙扎，偏偏她的力氣敵不過他們，硬被拖著走。

她想起那些屍體，充分體會到死亡前的恐懼，她也會被先姦後殺，被各種刑具虐待，再扔進花草裡當肥料吧？

完了，她真的死定了……

就在趙晴希分外絕望的這一刻，她聽到咻的一聲，壓制住她的重量消失了，緊接著傳來哀號聲，她定睛一看，就見一條長長的黑色長鞭將人捲起來重重一摔，一連摔了好幾個人，轉眼間，村長和那幾個村民狼狽的摔成一團。

她這是獲救了？

趙晴希抬起頭，想看看救她的人是誰，當目光在對上一名手執長鞭的黑衣男子時，她震撼得無法將視線從他身上移開……

第2章

那是個非常冷的男人。

趙晴希從沒見過這種全身散發出冰寒氣場的男人，年紀差不多三十左右，有著相當清俊的五官，稱得上是美男子，他還是個衣架子，一襲黑色合身勁裝，將他寬闊的肩、瘦削卻結實的頤長身軀展露無遺，那半溼的黑髮、手執著長鞭的模樣，更增添幾分迷人又強勢的氣場，只可惜這男人太面癱了，而且冷冰冰的，毫無親和力可言。

似乎察覺到她打量的視線，嚴官泓目光銳利的掃向她。

趙晴希嚇了一跳，吞了吞口水，連忙說道：「多謝先……不，多謝公子救命之恩。」

嚴官泓凝視著她的冰寒眸底閃爍著不悅。「妳為何要擅自逃走？我早就布署好了要救妳，妳不該逃走的，白白浪費我的時間。」

他這是什麼話，說得好像她逃走有錯似的，她哪裡曉得他會來救她，當然要自救啊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等等，他為什麼要救她？他究竟是誰？

被摔飛在地上的村長和村民們全身骨頭都快散了，跑都跑不動，只能像蟲子般往後爬，村長更是大聲的嚷著救兵，「你、你是哪兒來的？來人啊！快來人把他捉起來啊！」

嚴官泓居高臨下，冷冷的睨著這些人，隨即村長口中的「來人」來了，卻都被一個個黑衣人五花大綁著，推到了村長面前。

「這、這是怎麼回事？！」村長難掩驚恐，這些黑衣人到底是什麼時候闖進來的，又是什麼時候捉住他的人？

嚴官泓取出襟口裡的令牌，上頭的字樣讓人嚇得腿軟—皇上的御賜令牌。

「欽、欽差大人……」

村長與一干村民膽子都快嚇破了，紛紛跪在嚴官泓面前。

嚴官泓收起令牌，冷冷地道：「這山洞我都繞遍了，有幾個房間還真是金碧輝煌，像宮殿似的，

不過河神大人倒是沒看到，只找到這個……」

他使了個手勢，身邊的手下馬上呈上一本畫簿，他當著村長的面掀了開來，裡面繪有一張張美人圖。

「聽說河神會透過法師欽點每個月的祭品，這本簿子裡畫有每戶的閨女，簡直像後宮選妃。」他又接過刑具看了看，噴了一聲，「這也是河神用的？河神的嗜好還真特別，本官倒想一會，請河神大人出來吧。」

由於擔心打草驚蛇，嚴官泓並沒有領著屬下從山洞正面進入，而是從另一頭悄悄潛水而入，花了一些時間將山洞裡徹底盤查一遍，發現裡頭建有河神的宮殿、寢殿，幕後的主使者簡直真把自己當成神了，在寢殿裡還有各式各樣的刑具和血跡，看來是用在祭品上的，很明顯的，祭品能夠活命的機會實在渺茫。

他哪兒請得出河神……村長看到嚴官泓找到的畫簿和刑具，額邊的冷汗直冒。

嚴官泓冷視著村長道：「本官請不到河神大人一見嗎？那看來要請法師作法才見得到了，無妨，本官早已派人去請法師來一趟，要是再見不到河神大人……」他眼眸一瞇，迸出戾光，「那就砍了法師的手腳來祭河神，直到河神大人現身。」

村長聽得心都快跳出來了，都要斷手斷腳了，裝成法師的那個人還敢不把他和主子供出來嗎？他馬上磕頭求饒，「大人，根本沒有河神大人，會舉辦這個河神祭典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而已，大人問什麼，小的都願意招！」

嚴官泓見村長投誠了，直截了當的問：「你奉命行事的主子以河神為名，捉這些無辜女子當祭品享樂，你這個梅來村村長幫著他找女人，你也是共犯，不如說出那些女子的下落，也許可以減輕罪刑。」

「那些女子……」村長也想說啊，但一想到那些屍體被棄置的地方有著什麼，話就像是卡在喉嚨，說不出來，「小的……不知道……」

這人是在怕什麼？嚴官泓深思著，覺得不太對勁，「不敢說嗎？還是那些女子都死了？」

村長低著頭不說話。

「這位大人，還有一人活著！」趙晴希搶著開口，在知道這個男人是欽差大人時她驚了下，覺得她的運氣也太好了吧，一穿越來就能被欽差大人所救，方才他在問案，她不便插嘴，這時才想到這件要緊事。

嚴官泓望向她，像是這時候才想起她還在這裡。

她就那麼沒有存在感嗎？趙晴希咬了咬牙，有些不滿的道：「我知道還有一人活著，我逃走後，誤觸了山壁的機關，掉進一個奇怪的洞穴，發現裡面還有一個活口，如果不快點去救她她會死的！」

嚴官泓狐疑的瞅著她，質疑她這話的可信度。

趙晴希急切的道：「是真的！我沒有說謊，我可以帶路！」

嚴官泓不知道她說的是真是假，但若是有活口當然是最好的，姑且信她一回。「那走吧。」

趙晴希大喜，立刻往前跑，可是才跑了幾步就感到頭暈，腳步一頓，大概是從昨天被折騰到現在，又沒吃早餐，疲憊一下子襲來，但是人命關天，她也顧不得累，強打起精神，抬起腳又往前跑。

嚴官泓讓一部分手下留下來看守村長等人，其餘人隨他去。

趙晴希沿途有做記號，很快地找到那面山壁。「人就在裡頭，等等，我找一下機關……」她對山壁摸了又摸，敲了又敲，山壁卻怎麼都不動，她想起當時她是靠著山壁休息，誤打誤撞才進去的，於是她重新演練一遍，將背貼著山壁，往左往右的磨擦著，嘴裡咕噥道：「快點開門呀！」

嚴官泓蹙著眉頭看她。

「我不是在抓癢！」趙晴希看出他眼裡的鄙視，強調道：「是真的，裡面真的有人……」突然間，門開了，她差點掉下去，嚴官泓眼明手快的捉住她的手臂，待她站穩後鬆開她，大步走進去。

這是什麼地方？

看著眼前一大片的花田，他難得露出吃驚的表情，沒想到洞穴裡會有這種景觀。

趙晴希慶幸沒再摔痛屁股，跟在他後頭進去，忙不迭地往左邊走，指著其中一片山壁道：「大人，這裡是用木板做的，裡頭是空心的，人就在裡面。」

嚴官泓走了過去，敲了敲山壁，確實是空心的，也找到了門，發現很難打開後，他乾脆拔劍破門，果真見裡頭躺著一個奄奄一息的女人。

嚴官泓看過畫像，確定這名女子就是那個官員千金，身上到處是被虐打的痕跡，他連忙蹲下身替她把脈，見脈象相當微弱，他馬上扶起她，在她背後灌入內力，好讓她可以撐下去。

接著，他對著屬下命令道：「快！她得馬上看大夫，不能讓她浸到冷水，把她放在前面那艘小舟上，從後面推，用力划出洞穴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太好了！」趙晴希看到這名姑娘獲救了，終於鬆了口氣。

嚴官泓疑惑的轉向她問道：「妳怎麼知道這裡面有人？」

趙晴希指著眼前的一片花田，「因為屍體。」

聞言，他往花田的方向踏去，看到有好幾具屍骨和屍首散落在花田裡，方才他急著救人沒注意到，難怪他總覺得花香之中混雜著一股奇怪難聞的味道。

趙晴希跟在他後面走來，又道：「我把所有屍體看了一遍，有的化為白骨，有的是屍塊，而且每一具屍體的腐化程度都不同。我猜測她們是依照送來的順序被殺死的。」她指著地上唯一完整的屍首，「這具屍體是最近死的，洞穴裡的溫度低，屍體可以保存半個月至一個月不腐爛，我原本猜是在我之前那名祭品的屍體，但據我所知，那位姑娘是外地來的千金小姐，這具屍首沒穿耳洞、沒有留指甲，手心還長繭，所以我才會猜測那位千金小姐還活著，至於我會知道她在那個木板裡，是因為我聽到裡頭傳出了敲打聲。」

嚴官泓聽著她的分析推測，一句句都十分合理，但讓他大感意外的是……「妳一個姑娘家怎麼懂這些？妳不怕死屍嗎？」

一般姑娘家看到這些屍首只怕早就嚇哭了，她怎麼能這般冷靜，還能夠頭頭是道的分析？

趙晴希本以為說完後會讓他大為欽佩她，卻被他這麼一句話給問倒了。

是啊，她一個村姑怎麼懂這些？太讓人起疑了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她才好不容易想出個理由來，「呃……因為我死去的爺爺曾經當過仵作，他教我的，呵呵……」

他應該不至於會特地去調查她爺爺是不是仵作吧？

嚴官泓點點頭，信了她的說詞，尋常女子是不會懂這些的，但若有具備經驗的仵作教導就不一定了，看來這女人膽子不小，難怪敢獨自逃走。

「唉，其他當祭品的女人都死了，真是太可憐了……」趙晴希憐憫的嘆息。

那位千金小姐被丟放的小隔間又小又暗，都會得幽閉恐懼症了，那個幕後主使者是故意要讓她絕望的等死，真是個變態，要是再晚一點，只怕只能找到屍體了。

嚴官泓辦過太多命案，已經司空見慣了，命令護衛們將這些死屍拖出去，好準備讓家屬藉由她們身上的衣物或飾品來認屍，好好的安葬，對死者才是最好的。

接著，他朝她開口道：「姑娘，既然妳已經平安脫困了，就不該再留在此地，快跟著我的屬下離開吧。」

趙晴希卻像沒聽見，盯著花說道：「對了，大人，我發現這些花會吸收屍肉當養分，你看，在屍塊旁邊的花開得特別大朵、特別鮮豔……」

她摀住鼻，那濃郁的香氣又飄入她鼻子裡了，加上屍臭，融合成一股很奇怪的味道，讓人很不舒服。

嚴官泓原本就覺得這種鮮豔的花很眼熟，聽她這麼一說，他倒是想起來了。「這是紅罂花。」他曾聽說過用腐肉來滋養紅罂花，花會生長得更快、更漂亮。

「紅罂花？」趙晴希聽都沒聽過。

「這是一種來自西域的毒花。」

「天啊，毒花，不早說！」她立刻往後退了好幾步。

嚴官泓看她嚇成這樣，冷冷的道：「放心，這花本身沒毒，是莖有毒，通常會被製成毒丸、毒粉供人吸食，吸食的人會因此產生幻覺，久了會上癮，經年累月下來五臟六腑會損壞，在律法上，種毒者是唯一死罪。」這麼一來，村長不敢說出屍體藏在這個地方倒也說得通了。

他也是在這時才仔細打量趙晴希的五官，發現她長得還挺清秀的，一雙眼水汪汪的，有幾分柔美，難怪會被看上成為祭品，但除此之外並沒有特別之處，可正是多虧了她才找到紅罂花田，也因她的緣故救出了官員千金……或許是她運氣不錯吧。

「還真是可怕的毒花……」趙晴希沒注意到他的目光，嘴裡喃喃的道。

忽然，她晃了下，本以為是她在晃，後來才發現是她頭暈，原本就極為疲憊的她，濃郁的花香更讓她感到身體不適，她又是一晃，眼前的男人變得模糊不清，接著眼前一黑，她再次失去了意識。

當趙晴希睜開眼睛時，就見自己躺在一間陌生的房間裡，眼前還有張陌生大嬸的臉，直衝著她笑。

「姑娘妳終於醒了，妳昏睡了大半天呢。」

她昏倒了？趙晴希想起在山洞裡聞到花香感到頭暈的事，原來她後來昏過去了。

她急忙從床上坐起身，看了看四周，問道：「請問這裡是……」

「這是客棧，嚴大人差了我留在這裡照顧妳。」

「嚴大人？」趙晴希想起了那個面癱，看來他人還不錯，會將她安置在客棧，還找個大嬸來照顧她，她睡了這麼一覺，精神好多了。

「嚴大人真是明察秋毫的青天大老爺！多虧了嚴大人戳破河神的謊言，才能找到我女兒的屍首……」大嬸心一酸，嗓音不由得有些哽咽，「我的老伴很早就不在了，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，

好不容易養大了，卻慘遭毒手，真不知她生前受了多少凌虐……」

原來這位大嬸是受害者的家屬。趙晴希安慰道：「大嬸，妳女兒一定去投胎了，將來過得很好的，妳就不要再傷心了，要不她會不放心的。」

大嬸拭著淚，點頭道：「說的也是，村長、王員外還有所有涉案的人，都被嚴大人捉起來了，我女兒一定能放下不甘和怨恨去投胎的。」

「這件事和王員外也有關係？」趙晴希又問。

大嬸怨憤的回道：「王員外就是這樁案子的主使者！他仗著自己有錢，又為官府辦事，竟找人假冒法師，說只要獻上祭品給河神，村裡就不會再發洪水，藉此強佔他看上的女人，村長為了從王員外手上拿到錢，助紂為虐幫他欺騙村民，這兩人真是無惡不作，害死那麼多閨女，判他們十個死罪都不夠！」

趙晴希總算知道這案子的來龍去脈，王員外真是可惡透頂，幸好已經捉到他，不會再有無辜的女人犧牲了。

「瞧我說了那麼多，姑娘妳都餓了吧，桌上有一籠包子，是要讓妳醒來後吃的，」大嬸一邊說著，打開了蒸籠。「啊呀，糟糕，都冷了，我去讓小二換籠熱的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這樣就能吃了。」趙晴希看到包子，想起她好久沒吃東西，肚子還真的餓了，趕緊下床，拿了一個就往嘴裡塞，這包子實在比那乾硬的饅頭好吃多了。

「慢慢吃，別噎著了。」大嬸熱心的為她倒了茶。

「謝謝大嬸。」趙晴希喝了口茶，又拿了第二顆包子吃，剛好她的視線對上櫃子上的一面鏡子，猛地想起一件事，她到現在都還沒看過原主這張臉，她邊吃邊走到鏡子前，映出一張秀氣典雅的臉蛋，她有些驚豔的道：「長得還不錯嘛，只是臉色太蒼白了，多吃點會比較好。」

大嬸覺得她的舉止真奇怪，但她沒有多說什麼，從懷裡掏出一個錢袋，塞入她另一隻手裡。「對了，這是嚴大人給妳的賞金。」

「賞金？」趙晴希一邊吃著包子，一邊打開錢袋一看，裡頭有一些銀子，她不知道這是多少錢，但挺重的。

大嬸笑道：「這裡有十兩，大人說，能救出那位外地姑娘是妳的功勞，這是賞妳的。聽說妳爹娘都死了，妳可以用這筆錢做點小生意，當然，若能找到好對象嫁人是最好的。」

聞言，趙晴希的耳邊轟隆一響，突然意識到一件很重要的事—接下來，她該何去何從？

她在現代已經死了，回不去了，她只能在這個國家努力的活下去。

但是，她除了做生意和嫁人，難道沒有別條路可走嗎？

她從小就立志當警察，就算是為了在這個國家存活下去，她也不想違背本意去做別的事，她還是想當警察，不想輕言放棄。

趙晴希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，問道：「大嬸，嚴大人現在還在村子裡嗎？」

「嚴大人也住在這間客棧，好像還有些事情要調查，會多留幾天……」

趙晴希一聽，立即放下手上的包子，衝出房間。

「姑娘，妳上哪兒去啊？」大嬸在後頭叫喊著。

趙晴希衝出房間後才想到她忘了問大嬸他住在哪間房，不過無妨，她馬上從店小二口中問到了，在二樓的廂房，但有護衛看守，閒雜人等不能靠近，店小二聽她說是為了答謝大人的救命之恩，便讓她以送茶水為由跑一趟。

提著茶水，趙晴希沒有受到阻礙的靠近了房間。

此時，護衛正在房裡向嚴官泓稟報要事—

「大人，屬下這一追查下去，發現王員外的幾處私人土地都種有紅罂花，且都很隱密，不仔細勘查根本看不出來，就跟梅來村的一樣。」

嚴官泓正在書寫上報朝廷的信件，把這一段寫進去後，擱下了筆。「聽說販賣紅罂花的下線遍布全國，沒想到王員外會是其中之一，還在這小小的村莊栽種紅罂花。」待墨乾了，他將信折好，放入信封。「找個人快馬加鞭送這封信，我等朝廷派人來再走。」

五年前有人從異域引進紅罂花栽種，這可是足以禍國殃民、動搖國本的毒害，皇上龍顏大怒，下令定要捉住那個興風作浪的人，可惜目前還查不到幕後主使者究竟是誰，只能藉由捉到負責種毒、販毒的下線繼續往上查，看能不能查到一點蛛絲馬跡。

而嚴官泓向來只查辦怪奇案件，不碰其他案子，但既然他在查案中發現犯人與紅罂花有關，當然得一併報上朝廷，還得順便調查紅罂花的栽種地，好待負責查辦此案的官員前來進行交接。剛好他也派人去通知四胡縣的林縣令一聲，這兩天得等林縣令來見他，他倒要聽聽林縣令怎麼說，這樁死了二十餘人的命案在他的縣裡發生，他為何都不知情？連薛司獄去求助他協尋女兒時，也傲慢的置之不理，到時他會命林縣令將功抵罪，輔佐前來的官員好好調查紅罂花一案。嚴官泓是皇上冊封的欽差大人，是個四品官，七品的縣令哪敢擺官架子，想必用爬的也會爬來。

「屬下馬上去辦。」護衛收妥信，開門要踏出去，剛好和趙晴希撞個正著，當她是可疑人物的嚷道：「妳在外面做什麼？是在偷聽嗎？」

趙晴希無辜的眨眨眼道：「這位大哥，我是來替嚴大人送茶水的。」

嚴官泓看到來者是她，向屬下吩咐道：「讓她進來，你去辦你的事。」送信一事最為要緊，可不能有任何耽擱。

「是。」屬下馬上領命而去。

趙晴希就這麼大大方方的踏進房裡，將茶水放在桌上，倒上一杯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嚴大人，請喝茶。」

嚴官泓沒端起茶盞，瞧了她笑盈盈的臉一眼，「看來妳精神很好，沒有大礙了。」

「我是因為太疲勞才昏倒的，睡了一覺又吃了點東西，現在已經好多了。」她精神奕奕的回道。

他沒有再說話，這樣的沉默讓趙晴希顯得很尷尬，不知該如何說起。

嚴官泓看出她有話要說，便道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來了！她深深吸了口氣道：「嚴大人，我叫趙晴希，你救了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輩子都感激在心，所以我決定從今天起要跟在嚴大人身邊，把我的人和我的忠心奉獻給嚴大人，好報答嚴大人的救命恩情！」

聞言，他臉色難看，辦過這麼多案子，他不是沒遇過這種以報恩為名投懷送抱的女人，卻從沒見過這種把話說得中氣十足，一點都不害臊、不知羞恥的女人。

「不必……」

趙晴希知道他要拒絕，心急的打斷，「嚴大人，拜託讓我跟在你身邊辦案吧，有我當嚴大人的助手……也就是幫手，一定很快捉到犯人的！」

她想和他一起辦案？！嚴官泓萬萬沒想到她會提出這樣的要求，相當震驚。

「嚴大人既然給了我賞金，就代表這案子能順利破案，救出那位千金小姐，我是有功勞的，所以有我當幫手，對嚴大人來說是如虎添翼呀！」趙晴希邀功的道。

她相信只要待在他身邊當助手，就一定會接觸到許許多多的大案子，便可以像以前在刑事組辦案那樣，所以她打定主意要賴定他了。

嚴官泓聽得直蹙眉，面對這般荒謬可笑的話，他皮笑肉不笑的道：「妳這話的意思是，妳靠著抓癢觸動機關，就能幫助我破案？」

「那不是抓癢！」趙晴希氣呼呼的反駁，但也不敢在他面前造次，馬上擠出微笑，「我承認能找到那個地方，運氣成分居多，但我也有憑實力，因為我正確的推測出那個姑娘還活著，她才能得救的。」

他沒有說話，在她看起來，他的目光帶有一絲不以為然，真讓她感到無力。

她嚥了下口水，再接再勵，毛遂自薦，「我聽說王員外是紅墨花的下線，或許我可以幫忙嚴大人調查……」

說出這話，也代表她承認了她剛剛在偷聽。

嚴官泓如鷹般的銳眸緊盯著她，盯得她都感到心虛了，他這才緩緩的道：「紅墨花有負責查案的人，不是我的案子。」

趙晴希尷尬了，只能硬著頭皮道：「這樣啊，那麼嚴大人若有新案子，可以讓我幫忙，我可以做很多事的，上山下海都行，我不怕吃苦的。」上一世當警察她也是從基層做起，她很刻苦耐勞的。

他忽然起身走向她，眸底閃著嘲弄的光芒，「趙姑娘，妳是不是太得意忘形了，才會說出這種不像樣的話。」

「什、什麼不像樣的話……」感受到他強大的氣場，她不由得往後退了一步，說話也有些結巴。

嚴官泓居高臨下的道：「就算妳爺爺是仵作，妳懂得一點驗屍的法子，妳還有一點小聰明，再加上運氣很好而立了功勞，但這並不代表妳可以異想天開、不自量力的學男人辦案。我給妳的那筆錢對妳來說是一大筆數目，把那筆錢當作妳的嫁妝，找個好人家嫁了，在家相夫教子才是正途。」說完，他大步離開了房間。

趙晴希瞪大雙眸，氣得渾身發抖。

臭男人！居然因為她是女人就瞧不起她！

趙晴希當然知道在這個男尊女卑、封建保守的古代，女人說想辦案是一件多麼驚世駭俗的事，但是她更受不了這個男人傲慢自大的沙豬態度。

她是不會放棄的！

嚴官泓在梅來村多待了五天，等朝廷派來的官員以及林縣令來了，將事宜交接好，這才準備離開。

一上馬車，許是這幾天疲累了點，他感覺到太陽穴隱隱泛疼，閉目養神歇息，一時沒有察覺有什麼不對勁，待馬車行駛了一段距離，聽到坐榻底下傳出聲音，他倏地睜開了黑眸，低喝道：

「是誰躲在我車裡，出來！」

椅榻下，有個人困難的爬了出來，正是趙晴希。

「妳何時上車的？」看到是她，嚴官泓大感意外。

在他拒絕她的要求後，這幾天她總會想辦法出現在他面前，讓他煩不勝煩，他便讓人把她擋得遠遠的，還以為她早放棄了，沒想到她竟上了他的馬車，她該不會是想……

「我趁著護衛沒有發現時上車的……我在椅子下躲那麼久，都腰痠背痛了！」被發現了，趙晴希也鬆了口氣，坐在對面的榻上，伸了伸懶腰，讓筋骨舒服點，一對上他那張嚴峻的冰塊臉，她不由自主又馬上坐正。

怪了，她這是在幹麼，為什麼要怕他？

注意到他正瞪著她手上的包袱，眉宇蹙得可緊了，她索性大方承認道：「嚴大人，我是誠心誠意想跟著你的。」

這幾天接近不了他，她並沒有氣餒，而是去打聽他何時啟程，馬上回家收拾包袱，要跟著他一塊走。

到了原主的住處，家徒四壁，屋頂還有個洞，也沒什麼好收拾的，她便只帶上幾件換洗衣物。

臨走前，她告訴照顧她的大嬸她想到外地工作，分了一半的銀子給大嬸，要大嬸在她不在時，幫她打理原主爹娘的墓地，她佔了人家的身體，好歹得幫原主盡個孝道，才能放心的離開。

他果真猜對了，她想跟他一塊走！

嚴官泓冷冷瞪著她道：「我一點都不想多帶一個人，外頭風景挺不錯的，妳說是吧？」

他不會是想要把她扔出去吧？

趙晴希立刻諂媚討好的道：「嚴大人，你是欽差大人，何等光明磊落又正氣凜然，你不會小人的把我扔在荒郊野外吧？」接著她雙手合十，懇求道：「嚴大人，請帶我走吧，讓我有機會證明我絕對有資格成為你的助手。」

這女人真的瘋了！

嚴官泓心裡只有這句話，他走遍全國，辦過那麼多案子，卻從沒見過像她這麼古怪的女人，簡直是個奇葩。

「妳知道妳這樣的行徑有多難看嗎？妳都不顧妳的名節了嗎？」他不客氣的說了重話。

名節可以當飯吃嗎？趙晴希雖然很生氣他這般看待她，但她並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，因為她很清楚，能遇上欽差大人的機會沒有第二次了，就算被他鄙視，說她厚臉皮、恬不知恥都無所謂，這可是攸關她的未來，她要捉緊這個機會。

再說了，她不想在這男人面前示弱，更不想服輸。

「不管如何，我都要跟在嚴大人身邊做事！」不過，她還是怕被他扔出車外，於是退而求其次，氣弱的道：「不然給我試用期吧，三個月就好……」

「試用期？」嚴官泓倒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兒。

趙晴希解釋道：「就是讓我跟在你身邊做事三個月，剛開始我的薪水……呃，我是說月錢，我可以不拿，只要包吃包住就好，三個月後你再看我的表現決定留不留我，嚴大人，你就考慮看看吧。」

對於她的提議，嚴官泓是完全不考慮的，他怎麼可能讓個女人跟在他身邊做事，別說男女授受不親，她又有什麼本事？她不過運氣好才能救出那位官員千金，之後要是在辦案過程中遇上危險，難不成他還得保護她嗎？當時在山洞裡要不是他救了她，她早就死了不是嗎？

不管怎麼說，她想跟著他辦案的念頭實在太荒謬了，就算有女捕快也是極少數，而且她們都受

過特別訓練，不是一般女人可以勝任的。

嚴官泓依然想將她扔出車外，當然，不是真的狠心將她丟在荒郊野外不管不顧，而是讓屬下護送她回去。

「停車！」

趙晴希一驚，知道他是真的想將她擰出去，她堅定的道：「嚴大人，我不回去！我差點死在那個村子裡，我不想待在那裡，不想嫁人，一輩子埋沒在那個村子裡，我也有我想做的事！」

嚴官泓原本下一句話是要她下車，卻被她的話給震住了，他難以想像會從一個鄉下村姑口中聽到這番話，更沒想到她的表情會是這般堅定、毫不妥協。

在他身邊的女人，祖母、過世的娘親和爹再娶的小娘，她們都是端莊的，嚴府的丫鬟也都安分守己，那些曾用愛慕眼神看他的女人更是溫馴的，只有她有著這樣桀驁不馴的眼神，特立獨行得惱人。

趙晴希被他這麼看著，緊張到心臟都快跳出胸口了，到底成不成呢？

「嚴大人，要是你把我扔出去，我會……」她決定豁出去了，「我會一路跟在你身後，跟著你到京城，然後找到你住的地方，死纏爛打的纏著你不罷休！嚴大人，在你答應我的要求之前，我不會放過你的！」

她知道這麼做很像癡漢、變態，但她已經沒招了。

這個女人居然敢威脅他？嚴官泓俊容冷肅，半瞇起危險的銳眸瞪她。

好可怕……趙晴希嚥了嚥口水，硬是瞪回去，她的氣勢絕對不能輸。

但在他看來，她那像鬥雞般瞪著他的模樣，只讓他覺得好笑，突地，他念頭一轉，緩緩啟唇問道：「妳真的什麼事都肯做？」

趙晴希點頭如搗蒜。「是的，我什麼都肯做，我願意當嚴大人的跟班，幫你跑腿，再小的事都願意做，嚴大人你就儘管使喚我吧！」

嚴官泓扯起唇角，冷哼道：「那麼從現在開始，閉上妳的嘴，給我安靜點。」

「是……」唔，不能說話！她馬上摀住嘴，卻掩飾不了濃濃的喜悅之情。

她這是成功了吧？這三個月的試用期她一定要好好表現！

車外的護衛以為主子有事要吩咐，靠近窗邊一看，就見車裡多了個女人，不禁感到詫異。「大人，這姑娘是怎麼進到車裡的？」

「沒事，要馬夫繼續駕車。」

待馬車前進，嚴官泓輕輕的瞟過趙晴希，瞧她一臉高興的樣子，殊不知他心裡打的是另一個主意……